

文津出版

文史哲大系二四二



鳥類書寫與圖像文化研究

韓學宏◎著

鳥類書寫與圖像文化研究

文史哲大系
韓學宏著
242

文津出版社 印行

PDG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鳥類書寫與圖像文化研究 / 韓學宏著. -- 初版.

-- 臺北市 : 文津, 2011. 03

面 ; 公分. -- (文史哲大系 ; 242)

ISBN 978-957-668-933-8(平裝)

1. 文藝評論 2. 文化研究 3. 鳥類 4. 文集

812. 07

100002716

文 史 哲 大 系 242

鳥類書寫與圖像文化研究

著 作 者 : 韓 學 宏

發 行 者 : 邱 敬

出 版 者 : 文 津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

地 址 : 台 北 市 10662 建 國 南 路 二 段 294 巷 1 號

E-mail: twenchin@ms16.hinet.net

<http://www.wenchin.com.tw>

電 話 : (02)23636464 傳 真 : (02)23635439

郵 政 劃 撥 : 00160840 (文津出版社帳戶)

登 記 證 :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局 版 台 業 字 第 5820 號

25 開 本 (15×21 公 分) 276 頁

初 版 : 2011 年 3 月 一 刷 新 台 幣 290 元

IS BN 978-957-668-933-8

自序

自從博士學位畢業後，放下義理之學的研究，轉向鳥類主題的研究，投稿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發行的《野鳥年刊》所寫學術論文〈漢詩中的杜鵑〉（1997）開始，到〈全唐詩中的鸚鵡〉（2000）、〈「隔葉黃鸝」、「出谷遷喬」與「千里鶯啼」——從鳥類生態角度談《全唐詩》的黃鸝與黃鸝〉（2004）、〈莊子「鯤化為鵬」試釋〉（2005），慢慢將自己在學術界定位為研究鳥類文化的學者，又主動與貓頭鷹出版社合作出版鳥類文學研究方面的專書兩本：《唐詩鳥類圖鑑》（2003）與《宋詞鳥類圖鑑》（2004），出版社為了造福更多的讀者，因而在引據上沒有單篇學術論文的詳盡與可信。不過，在許多鳥種的考證與論述上，自忖還是有許多的創發與心得，可以提供文學界與鳥類界參考。大陸中州古籍出版社還發行簡字版《唐詩鳥類圖鑑》，嘉惠對岸的廣大中文讀者。《宋詞鳥類圖鑑》則入選為行政院舉辦的民國 94 年第 29 屆金鼎獎一般圖書類五本藝術生活類圖書。

在結合社會脈動上，也隨時留意有關鳥類文化的資訊，即時提供社會所需相關的專業知識，以九十四學年度大學學力測驗國文科非選擇題出現摘自《所羅門的指環》書中的文字，有關「穴鳥」的中譯鳥名的問題，筆者也曾以此為題，於《國文天地》寫了一篇〈穴鳥、穴鳥與寒

鴉〉，指出了歷來中譯鳥名的變化以及未來中譯該注意的方向。

本書結集的論文，則是近三年的鳥類主題論文，都曾在各個不同的期刊論文與研討會上發表，或是研究計畫的執行成果，第一篇〈試釋《禮記·月令》中的「鷙化為鳩」〉發表於《長庚人文社會學報》（2008），第二篇〈《御定歷代題畫詩類》中的「禽類」主題研究〉受邀於玄奘大學「東方人文思想學術研討會」發表（2010），第三篇〈臺灣賦的動物書寫與物種釋疑〉是長庚大學第三期校內研究計畫（2010）成果，第四篇〈花鳥圖像鑑賞系譜的建構——以〈三友百禽圖〉為例〉受邀於「2010 年國際東方空間與靈性科學研討會」發表，第五篇〈傳統花鳥畫中的生態文化演繹〉由發表於中華民國野鳥學會雙月刊《飛羽》（2010）的三篇文章改寫而成，第六篇〈花鳥畫中有關捉勒題材之研究〉是長庚大學第二期校內研究計畫（2009）成果，最後一篇〈從龜山「壽山巖」談鳥類圖像〉受邀於銘傳大學「2010 龜山學研討會」上發表，因此，本書所收錄的論文，算是筆者近年的研究成果集。

未來的研究方向，仍以文獻與圖像的結合研究為主，從古代文獻到近代文獻，從平面的到立體的圖像，只要有鳥獸蟲魚的出現，就會是筆者關注的重心所在，諸如花鳥畫、題畫詩、詠物的詩賦、寺廟花鳥雕刻、《芥子園畫譜》等，希望結合現在生物學等角度，將古代鳥類的觀察與文化的了解，藉由寫作與出版，能為社會扮演起銜接古今的角色，讓我們更快速的了解古代文化，鑑注知來。

目 錄

自 序	01
前 言	1

上編 烏類與書寫

壹、試釋《禮記·月令》中的「鷹化為鳩」	15
一、前 言	15
二、《禮記·月令》中「鷹化為鳩」的原有解讀與疑惑	18
三、其他古籍「鷹化為鳩」的相關記載	23
四、《禮記·月令》中「鷹化為鳩」新的解讀方式	28
五、結 論	34
貳、《御定歷代題畫詩類》中的「禽類」主題研究	39
一、前 言	39
二、《御定歷代題畫詩類》中出現的鳥種	41
三、《御定歷代題畫詩類》中吟詠的花鳥畫種類	44
四、題畫詩中提及的鳥類生態習性	51
五、題畫詩中的鳥音、鳥色，籠養與放生文化	54
六、題畫詩中的寄託與比興	61
七、結 論	67
附 圖	69
參、臺灣賦的動物書寫與物種釋疑	75

一、前言：一個觀念的建構.....	75
二、《全臺賦》的動物書寫物種舉隅	80
三、《全臺賦》的動物書寫物種考釋舉隅.....	97
四、結 語	111
附表：本研究使用清代方志編年資料表	112

下編 鳥類與圖像文化

肆、花鳥圖像鑑賞系譜的建構—以〈三友百禽圖〉為例…	119
一、前 言	119
二、邊景昭生平探微	120
三、〈三友百禽圖〉鑑賞視角之建構	136
四、結 論	160
附表：各家對於邊景昭〈三友百禽圖〉鳥種統計之整理	162
附 圖	164
伍、傳統花鳥畫中的生態文化演繹	167
一、前 言	167
二、季節：〈紫薇戴勝圖〉與〈幽篁戴勝圖〉	168
三、動靜之間：〈秋鷺芙蓉圖〉	173
四、習性與形象詮釋：以「粉紅鸚嘴」為例	179
五、結 語	185
附 圖	186
陸、花鳥畫中有關捉勒題材之研究	193
一、前 言	193
二、捉勒圖像源流考述	194
三、捉勒圖中的獵物	198
四、「捉勒圖」所呈現的季節景致	203

五、捉勒圖的建構類型.....	205
六、結 論	209
附表一：捉勒圖表格彙整	211
附表二：獵物種類表	213
附 圖	215
七、從龜山「壽山巖」談鳥類圖像	221
一、前 言	221
二、寺廟圖像的源流	224
三、壽山巖鳥類圖像文字的觀察	231
四、壽山巖鳥類圖像中的鳥種觀察	242
五、結論——寺廟圖像研究的未來展望	250
附 圖	253
參考文獻	257

(4)

鳥類書寫與圖像文化研究

前　言

從上古時代以來，鳥類即是中國文化中一個蘊含多重意涵的主題。例如《詩經·商頌·玄鳥》有：「天命玄鳥，降而生商」**①**，鳥類具有濃厚的宗教與民族神話的意象。不過，最廣為人知的神鳥則非「鳳凰」為莫屬，其外觀「狀為雞頭、蛇頸、燕頷、龜背、魚尾，五彩羽毛」**②**，乃是傳說中祥瑞的禽獸之一。《詩經·大雅·生民之什·卷阿》亦有相關記載：「鳳凰鳴矣，於彼高岡。梧桐生矣，於彼朝陽。」而唐代杜甫〈秋興八首〉：「香稻啄餘鸚鵡粒，碧梧棲老鳳凰枝」，足見鳳凰棲於梧桐樹的形象流傳久遠。另外，李白〈登金陵鳳凰臺〉：「鳳凰臺上鳳凰遊，鳳去臺空江自流。吳宮花草埋幽徑，晉代衣冠成古邱。……」詩中鳳凰臺乃是金陵的歷史遺跡，不過李白乃是將這個神鳥圖騰，加以轉化成人事更迭的譬喻。

除了神話鳥類以外，許多文獻典籍與作品中，也提供不少現實生活禽鳥的觀察。如唐代白居易有〈贈沙鷗〉詩：「老逼教垂白，官科遣著緋。形骸雖有累，方寸卻無機。遇酒多先醉，逢山愛晚歸。沙鷗不知我，猶避隼旗飛。」以鷗作為忘機的代表，寄寓身在江湖，心卻嚮往沙鷗忘機的歲月。

① 朱守亮，《詩經評釋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4年），頁950。

② 沈傳麟等編，《花鳥魚蟲賞玩詞典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頁402。

古代還有諸多有關以鳥類為歸類專題的字書與辭書等典籍資料，例如漢代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有「鳥部」——將有關「鳥」偏旁的字歸屬為一類：「鳥：長尾禽總名也。象形。鳥之足似匕，從匕。凡鳥之屬皆從鳥。」相關例證如「鵠」：「鵠鵠也。從鳥舟聲。」或「駢」：「鶴飛兒。從鳥穴聲。《詩》曰：『駢彼晨風。』」《說文解字》所收的鳥類，部分會採取引據經典式的解釋模式，不過較偏重於文字的形構，這些珍貴的資料，等著我們進一步的專題研究與整理。訓詁典籍《爾雅》和北宋的《埤雅》，亦有「釋鳥」的專類（收於卷十七），以《爾雅》的「鳥」字為例：「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，右掩左雄，左掩右雌。」用簡短數語呈現古代生物辨別性別的觀念，以及觀察鳥類收翅的動作。當然，也有以鳥類主題的專書流傳下來，如相傳為師曠所著、晉朝張華註解的《禽經》，以專題方式介紹與探討鳥類的名稱，習性等，是研究古代生物的必備篇章，當然，也是研究文學時可以切入的角度。

上述的典籍文字，提供了鳥類書寫與文化的輪廓，能夠提供研究者鉅細靡遺的文獻資料，然而，卻又有其限制與玄虛之處。如何彌補這種陷於紙上談兵的瓶頸？最直接的莫過於探討各鳥種的原始圖像，這也是我們進行鳥類主題的研究時，從文獻之外開拓出的另外一條研究路線：以圖像具體證成文獻的說法，以及用圖像修正文獻當中的浮誇不實處。

鳥類圖像是文人在進行創造的基礎，怎樣能夠跨越我們所處的時代，尚友古人，除了文獻資料外，最具體可感的，莫過於從同一時代，或是最接近的時代的圖像，如花鳥畫家所作的花鳥畫，藝術家所作的雕塑作品等，讓圖、文可以相得益彰，自然是研究古代文學與文化一個很重要的工作。

有關禽鳥圖像於中國文化的發展，最早可以追溯至上古的圖

騰崇拜，前述的鳳鳥，即為許多圖騰與壁畫的主題，乃至最早的形象文字——甲骨文，以及鳥蟲文中，都可窺見其端倪。

秦漢的雕塑、唐宋的圖像流傳漸多，鳥類的造型與描摹也日漸清晰，以宋代《宣和畫譜》中善畫鷹鶴的郭乾暉為例，「常於郊居畜其禽鳥，每澄思寂慮，玩心其間，偶得意即命筆，格律老勁，曲盡物性之妙。」郭氏能夠在鳥類圖像創作上達到臻美之境，實乃是透過現實生活豢養與觀察禽鳥所至。此外，宋元時代達到發展高峰的花鳥畫，如宋徽宗等名家作品，則使我們看到了文人群體對於生態的理解與創作的結合，鳥類等圖像也在院體與工筆的創作理念指導下，日形精準與美麗，在在提供了我們研究相關主題的珍貴材料。

到了明清兩朝，乃是商業文明和通俗文化興起的年代，鳥類圖像的觀察，則可以從市井與宮廷廟堂兩個面向進行。市井和商業化的發展有關，在文化領域上則落實於印刷產業等之上。諸如畫譜或畫報的出版販售，使得鳥類圖像產生出多元的特質。例如清朝康熙年間出版的《芥子園畫譜》即收有花鳥草蟲等圖，可作為個人蒐藏之外，亦成為後世習畫者的範本教材。晚清由《申報》體系出版的《點石齋畫報》，乃是一種販售的商品，其中所繪畫的鳥獸，也是觀看現代化與西洋事物的途徑。如符節〈駕鷺出遊〉為外國題材，此圖左下角繪有「巨鷺」，隨圖所附上的文字敘述為「高三尺，力大，……編其羽，駕小輿俾兒童乘坐，嬉游于公家花園。」雖然無從證實這種以禽鳥代作馬的出遊工具的真實性與否，但是可得知中國對於西方事物的想像，皆具有誇飾性或突顯其歧異性的特質。

再者，有關於宮廷廟堂內的鳥類圖像，則可從所謂「宮廷畫師」的建制談起。中國宮廷畫的發展源遠流長，有些是為帝王進行肖像畫的繪製，部分作品係以帝王世家為主要鑑賞者，供其賞

玩珍藏。例如明朝初年邊文進〈三友百禽圖〉，繪有松、竹、梅（即三友）和將近百種的禽鳥。此作構圖繁複壯觀，諸多鳥種具有祝禱吉祥的寓意。清代宮廷作品留存最多，關於禽鳥圖像的創作就有蔣廷錫等人所編繪的《鳥譜》（即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的《故宮鳥譜》）和《鵠譜》等，繪有上百種中國各地的禽鳥，搭配有滿文和漢文的文字敘述，可供鑑賞者了解其生態習性。例如「侶鳳述」：「今人多籠畜之，以博勝負。江南人呼為黃頭。《彙雅》云：『休寧風俗，有鬥黃頭之戲。如中州之鬥鵠鶲，以博勝負。』」可以得知此鳥係為「籠鳥」，個性善鬥；不過據圖像來看，則是「粉紅鸚嘴」，現代鳥類學者則係將之命名為「棕頭鴉雀」。

跨領域乃是近年學術界推廣的研究方式，旨在結合與主題相關的學科領域，締造研究的多元與嶄新的觀點。本書將以文學和史學典籍為基底，並採取跨領域的方式進行研究。結合鳥類學、文學、文獻學等領域，力求在傳統研究角度外，開出一條屬於自己的研究道路。例如本書研究古代鳥類書寫，即借鏡生態文學領域的角度出發。

本書分為「上編」與「下編」，上編收錄「鳥類與書寫」之篇章；下編為「鳥類與圖像文化」的相關研究。全書由鳥類主題貫串，圍繞著由鳥類主題的研究，開拓出各個文獻或作品當中所呈現的不同意涵。

第一篇〈試釋《禮記·月令》中的「鷹化為鳩」〉，承繼鄭玄所註《禮記·月令》「鷹化為鳩」等幾段經文「皆記時候也」，由鳥類學角出發，可以用來詮解「鷹化為鳩」的鳥種互化因素，並非是「古人觀物未審的謠言。」「鷹化為鳩」所要傳達的，便是當日對於鳥類遷徙現象的理解，只是古人在有限的資訊與工具可以使用下，以為鳥類會進行變化以度過寒冷的冬天。

經由本文的論述，指出古代的候鳥觀，包括了《禮記·月令》的「鳩化為鷹」、「爵入大水為蛤」、「雉入大水化為蜃」、「田鼠化為鴟」、《莊子·逍遙遊》的「鯤化為鵬」等，無一不是古代素樸的候鳥觀念。「鳩化為鷹」等可說是「人類在某一階段認識自然的產物。」確切的說，是在認識候鳥遷徙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模糊觀念。因此，「鷹化為鳩」當中的「為」與「化為」並非如鄭玄等學者所說有大差異，其實「為」與「化為」指的是「鷹、鳩」關係的交互「替換」的現象，不是交互「變化」的現象。

有關本文的貢獻，匿名的審查委員指出：「本篇論文由生態學觀點，討論古籍文獻中鷹化為鳩的問題，立論觀點頗為特殊，且需要鳥類學等專業的豐富知識方能撰寫，故十分難能可貴；對歷來學者有關禮記月令篇鷹化為鳩的注釋，以現代鳥類學的觀測知識和圖像的輔助，提出與傳統不同的解說，頗有參考價值。這是一項跨領域與新視域的開拓，將國學研究從傳統古籍的訓釋，從古書互訓中走了出來。」

第二篇〈《御定歷代題畫詩類》中的「禽類」主題研究〉，觀察的材料則不再侷限於單一朝代，而是放眼歷朝的作品——係採用清初《御定歷代題畫詩類》為研究。此集乃是清聖祖康熙四十六年，由任職翰林的陳邦彥為呈覽聖祖所收錄的題畫詩作。作品的年代自唐代到明代的題畫詩共有八千九百六十二首，唐人作品有一百五十八題一百六十一首，而宋代詩則有七百九十二題一千零一十四首，其他為元代到明代的題畫詩作。《御定歷代題畫詩類》編輯工程繁浩，其特色之處便是有系統的將各個不同的主題加以分門別類，例如有「天文」、「地理」、「閒適」、「花卉」、「鱗介」等卷，此篇論文所探討題畫詩中的「禽類」主題，則係集中於第九十三卷至九十九卷之間。所謂題畫詩的劃

分，據《兩宋題畫詩論》：「一是依詩作畫，一是據畫吟詠。」^③就《御定歷代題畫詩類》的詩題而言，當屬後者「據畫吟詠」為主。本文首先整理和歸納「禽類」主題的鳥種，約有四十餘種，除了對題畫詩中的鳥類遷徙等習性作探討，還對題畫詩中所提及的花鳥畫源流進行考察，並指出題畫詩中的「幽禽」「珍禽」「山禽」，與「白頭」等詞彙，都寄寓了士人的志節與隱逸的深意。

本文將焦點放在《歷代題畫詩》中的「禽類」，在比對花鳥畫圖像以及《本草》的圖像，發現鷗鳥在畫中曾出現與白鷺是同一種鳥，而鴛鴦則並非我們所熟悉的種類，曾出現綠翅鴨與瀆鳧兩種以上的鳥類；並分析出「禽類」所吟詠的花鳥畫可以分為「翎毛畫」與「捉勒畫」兩大類，其中「翎毛畫」又可細分為對於「山禽」與「水禽」的描寫；而「捉勒畫」則是存在已久卻鮮少被正視的繪畫主題。

本文又從現代鳥類學所談的鳥類生態習性出發，談論題畫詩中所提及的鳥類遷徙，尤其是秋候鳥的描寫多於春候鳥的描寫，以及詩中對於鳥類停棲與捕食的描寫，如對鸚鵡的捕食與晒翅的描寫，對白鷺的覓食與停棲的著墨等。並對題畫詩中所出現的鳥音與鳥色進行討論，發現鳥聲優美的除了鸚鵡與八哥之外，小太平鳥（十二紅）鳴聲也是出眾的，此外，在鳥色上，尤其是「白頭」的鳥兒受到最大程度的關注。

文中還發現，對於「文禽」這類羽色美麗的羽族，或是「幽禽」這個詞彙的使用，與「珍禽」常常是具有三合一的意涵，這種外物的描寫常常不自覺的投注了士人文章出眾，期待具有才學

③李棲，《兩宋題畫詩論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94年），頁2。

的士人——一如「文禽」一樣出眾；受到國家與君王的珍視——一如「珍禽」受到人們所重視與籠養；或是在無法入仕時，能夠孤芳自賞的優遊於山水林木中，當個閒雲野鶴——一如「幽禽」，幽處曲隱於大自然當中。從鳥類形貌中而引出詩中描寫有關古代籠養與放生的文化，我們發現除了籠養鸚鵡、八哥等鳴禽外，也會豢養猛禽以為畋獵之用，另一方面也寫出了鷹隼的鷙猛除害，以及超出凡鳥，為詩人所崇拜的一面。

對於題畫詩中的寄託與比興，約略可分為兩大部分，一部分是對君王與國家的稱頌與祝福，對吉祥喜事的嚮往；一部分是與士人藉由投射一己的心情到花鳥上，訴說著士人出處進退的遭遇。本文從鳥類學的角度出發，試圖將題畫詩中所描寫的鳥類，以及花鳥畫中所繪畫的鳥種，將花鳥詩歌與圖像作比對，試圖廓清一些模糊的想像，算是詩文與圖像結合研究的一個觸角。

第三篇〈臺灣賦的動物書寫與物種釋疑〉，是校內的研究計畫補助下完成的系列研究之一，是承繼〈臺灣賦中的動物書寫——以「鳥類」為視域〉（按：已通過校外匿名委員審稿，即將刊登於《長庚人文社會學報》，2011年第1期）的研究，並擴大其關注層面到鳥、獸、蟲、魚，綜觀《全臺賦》有關鳥、蟲、水族、獸等四類的動物書寫，兼透過與方志和相關文獻的參照比對中，我們可以發現文本確實含有在地性物種的地方特質。並開始對《全臺賦》某些物種的詮釋進行考釋，發現某些闡釋不夠精確，如王必昌賦中所寫「燕經秋而不返」，可說是記載了臺灣的燕群有候鳥與留鳥兩種生態現象並存的文字，而賦中提及的「白鳩」，則為由歐洲等國引進的籠鳥。

賦中的動物書寫提及了「蟬未夏而先鳴」也是亞熱帶氣候的臺灣之生態特質，因為臺灣即有一種名為「草蟬」的品種，春暮夏初即在草葉間放情的鳴叫。同時，歸入蟲類的「壁虎」，王必

昌〈臺灣賦〉有言「蜥蜴之有聲」，其實指的是大甲溪以南常見的「疣尾壁虎」。

此外，本文亦也試圖進行物種上的考釋。如「翻飛雷舞」，便是透過方志與相關作品進行探討，推論「雷舞」不是傳統所說的鳥禽，而是水中某種聞雷「翻飛」的動物，即是臺灣當地的「飛魚」。又所謂的「悵鸚哥不語」，其實並非指涉鳥類中的「鸚鵡」，而應是指魚類中的「鶯哥魚」。因此，從《臺灣賦》中，可以看出動物書寫多元的面向。如此的面向絕不單純從文本的解讀能夠呈現，唯有從跨領域的角度，跨物種的比對，才能考釋出一些秘而難宣的文本意涵。因此，結合圖像與生物學，以及結合方志與文獻資料的參照，才能建構出廣闊的古代生態學和文化學之系譜，提供文學與藝術研究者不同的角度與視野關照。

下編「鳥類與圖像文化」當中，是筆者近年結合花鳥畫的圖像，試圖從詠物詩中的鳥類、題畫詩中的鳥類，進而從文獻圖像中如《三才圖會》、《禽蟲典》的古代印刷圖像中尋找文學與文獻當中描摹的生物圖像，然而大多數的古代圖像印刷屬於黑白與拙樸的線條圖像，遠不如院體與工筆花鳥畫中的彩繪與精確，之前發表的〈從美國奧杜邦《美國鳥類》繪本特色看中國花鳥畫〉（2007）即是一個嘗試，本書所收第四篇〈花鳥圖像鑑賞系譜的建構——以〈三友百禽圖〉為例〉一文，即是這個主題的延續，讓花鳥畫的研究能夠從水墨等技法的探討，進而從題畫詩、鳥類文獻、鳥類圖鑑等的多元角度，讓我們對畫中各部分的鳥種認識更徹底，也讓畫論史料和題畫詩，鳥類文獻與圖像等，由此得以更加具體與清晰。

文中對畫家邊景昭的名字與籍貫爭議作了論述，沙縣並非邊景昭的出生地，而是幼年隨著父親任官的場所，並且又發現了邊景昭從隴西隨著父親遷職到沙縣前的一個中繼站——「洛陽」的